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

十四

自序

余之研究哲學始於辛壬之間癸卯春始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苦其不可解讀幾半而輟嗣讀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之時代也其所尤愜心者則在叔本華之知識論汗德之說得因之以上窺然於其人生哲學觀其觀察之精銳與議論之犀利亦未嘗不心怡神釋也後漸覺其有矛盾之處去夏所作「紅樓夢評論」其立論雖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於第四章內已提出絕大之疑問旋悟叔氏之說半出於其主觀的氣質而無關於客觀的知識此意于「叔本華及尼采」一文中始暢發之今歲之春復返而讀汗德之書嗣今以後將以數年之力研究汗德他日稍有所進取前說而讀之亦一快也故并諸雜文刊而行之以存此二三年間思想上之陳跡云爾

光緒三十一年秋八月海甯王國維自序

靜庵文集敘目

論性
釋理
叔本華之哲學及教育學說
紅樓夢評論
叔本華與尼采
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
書叔本華遺傳說後 附叔本華遺傳說
論近年之學術界
論新學語之輸入
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
教育雜感四則
論平凡之教育主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

附靜庵詩稿
古今體詩五十首

靜庵文集

海甯王國維著

論性

今吾人對一事物雖互相反對之議論皆得持之而有故言之而成理則其事物必非吾人所能知者也「二加二為四」「二點之間只可引一直線」無論何人未有能反對之者也因果之相嬗質力之不滅無論何人未有能反對之者也數學及物理學之所以為最確實之知識者豈不以此矣乎今孟子之言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曰人之性惡二者皆互相反對之說也然皆持之而有故言之而成理然則吾人之於人性固有不可知者在歟孔子之所以罕言性與命者固非無故歟且於人性論中不但得容反對之說而已於一人之說中亦不得不自相矛盾孟子曰人之性善在求其放心而已然使之放其心者

誰歟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為）人也然所以能偽者何故歟汗德曰道德之於人心無上之命令也何以未幾而又有根惡之說歟叔本華曰吾人之根本生活之欲也然所謂拒絶生活之欲者又何自來歟古今東西之論性未有不自相矛盾者使性之為物如數及空閒之性質然吾人之知之也既確而其言之也無不同則吾人雖昌言有論人性之權利可也試問吾人果有此權利否乎今論人性者之反對矛盾如此則性之為物固不能不視為超乎吾人之知識外也

今夫吾人之所可得而知者一先天的知識一後天的知識也先天的知識如空閒時閒之形式及悟性之範疇此不待經驗而生而經驗之所由以成立者自汗德之知識論出後今日殆為定論矣後天的知識乃經驗上之所教我者凡一切可以經驗之物皆是也二者之知識皆有確實性但前者有普徧性及

必然性後者則不然然其確實則無以異也今試問性之為物果得從先天中或後天中知之乎先天中所能知者知識之形式而不及於知識之材質而性固一知識之材質也若謂於後天中知之則所知者又非性何則吾人經驗上所知之性其受遺傳與外部之影響者不少則其非性之本來面目固已久矣故斷言之曰性之為物超乎吾人之知識外也

人性之超乎吾人之知識外既如斯矣於是欲論人性者非馳於空想之域勢不得不從經驗上推論之夫經驗上之所謂性固非性之本然苟執經驗上之性以為性則必先有善惡二元論起焉何則善惡之相對立吾人經驗上之事實也反對之事實而非相對之事實也相對之事實如寒熱厚薄等是大熱曰熱小熱曰寒大厚曰厚稍厚曰薄善惡則不然大善曰善小善非惡大惡曰惡小惡亦非善又積極之事實而非消極之事實

也有光曰明無光曰暗有有曰有無有曰無善惡則不然有善曰善無善猶非惡有惡曰惡無惡猶非善惟其為反對之事實故善惡二者不能由其一說明之唯其為積極之事實故不能舉其一而遺其他故從經驗上立論不得不盤旋於善惡二元論之胯下然吾人之知識必求其說明之統一而決不以此善惡二元論為滿足也於是性善論性惡論及超絶的一元論（即性無善無不善說及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說）接武而起夫立於經驗之上以言性雖所論者非眞性然尚不至於矛盾也至超乎經驗之外而求其說明之統一則雖反對之說吾人得持其一然不至自相矛盾不止何則超乎經驗之外吾人固有言論之自由然至欲說明經驗上之事實時則又不得不自圓其說而復反於二元論故古今言性者之自相矛盾必然之理也今略述古人論性之說而暴露其矛盾世之學者可以觀焉

我國之言性者古矣堯之命舜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仲虺之誥湯曰唯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唯天生聰明時乂湯誥則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唯后此二說互相發明而與霍布士之說若合符節然人性苟惡而不可以為善雖聰明之君主亦無以乂之而聰明之君主亦天之所生也又苟有善之恆性則豈待君主之綏乂之乎然則二者非互相豫想皆不能持其說且仲虺之於湯固所謂見而知之者不應其說之矛盾如此也二誥之說不過舉其一面而遺其他面耳嗣是以後人又有唱一元之論者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劉康公所謂民受大地之中以生者亦不外湯誥之意至孔子而始唱超絕的一元論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此但從經驗上推論之故以之說明經驗上之事實自無所矛盾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

告子本孔子之人性論而曰生之謂性性無善無不善也又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此說雖為孟子所駁然實孔子之眞意所謂湍水者性相近之說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者習相遠之說也孟子雖攻擊之而主性善論然其說則有未能貫通者其山木之喻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是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晝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此豈人之情也哉然則所謂旦旦伐之者何歟所謂梏亡之者何歟無以名之名之曰欲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然則所謂欲者何自來歟若自性出何為而與性相矛盾歟孟子於是以小體大體說明之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

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顧以心為天之所與則耳目二者獨非天之所與歟孟子主性善故不言耳目之欲之出於性然其意則正如此故孟子之性論之為二元論昭然無疑矣

至荀子反對孟子之說而唱性惡論曰禮義法度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又曰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政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此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政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

下人民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强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性惡篇）吾人且進而評其說之矛盾其最顯著者區別人與聖人為二是也且夫聖人獨非人也歟哉常人待聖人出禮義興而後出於治合於善則夫最初之聖人即制作禮義者又安所待歟彼說禮之所由起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此禮之所由起也（禮論篇）則所謂禮義者亦可由欲推演之然則胡不曰人惡其亂也故作禮義以分之而必曰先王何哉又其論禮之淵源時亦含矛盾之說曰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也今人饑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

凡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性惡篇）然又以三年之喪為稱情而立文曰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群匹越月踰時則必反沿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親也至死無窮故曰說豫娛樂憂患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之發於顏色者也……（理論篇）此與孟子所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所以告夷之者何異非所謂感於自然不待事而後然者歟則其非反於性而悖於情明矣於是荀子性惡之一元論由自己破滅之

人性之論唯盛於儒教之哲學中至同時之他學派則無之約而言之老莊主性善故崇自然申韓主性惡故尚刑名然在此諸派中並無爭論及之者至漢而淮南子奉老子之說而唱性

善論其言曰清淨恬愉人之性也（人閒訓）故曰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也則動而惑營又曰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齊俗訓）於是淮南子之性善論與孟子同終破裂而為性欲二元論

同時董仲舒亦論人性曰性之名非生歟如其生之自然之資之謂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米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之所為之內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其論法全似荀子而其意則與告子同然董子亦非能久持此超絶的一元論者夫彼之形而上學固陰陽二元論也其言曰陽天之德陰

天之刑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同陰尊陽卑篇）故曰天雨有陰陽之施人亦雨有貪仁之性（深察名號篇）由此二元論而一面主性惡之說曰民之為言瞑也弗扶將顛陷猖狂安能善（深察名號篇）劉向謂仲舒作書美荀卿非無據也然一面又謂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王道通三篇）又曰陰之行不得於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深察名號篇）夫人受命於天取仁於天捐情輟欲乃合天道則又近於性善之說要之仲舒之說欲調和孟荀二家而不免以苟且滅裂終者也至揚雄出遂唱性善惡混之二元論至唐之中葉倫理學上復提起人性論之問題韓愈之原性李翺之復性書皆有名於世愈區別性與情為二翺雖謂情由性出而又以為性善而情惡其根據薄弱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